

特56

23

漢書評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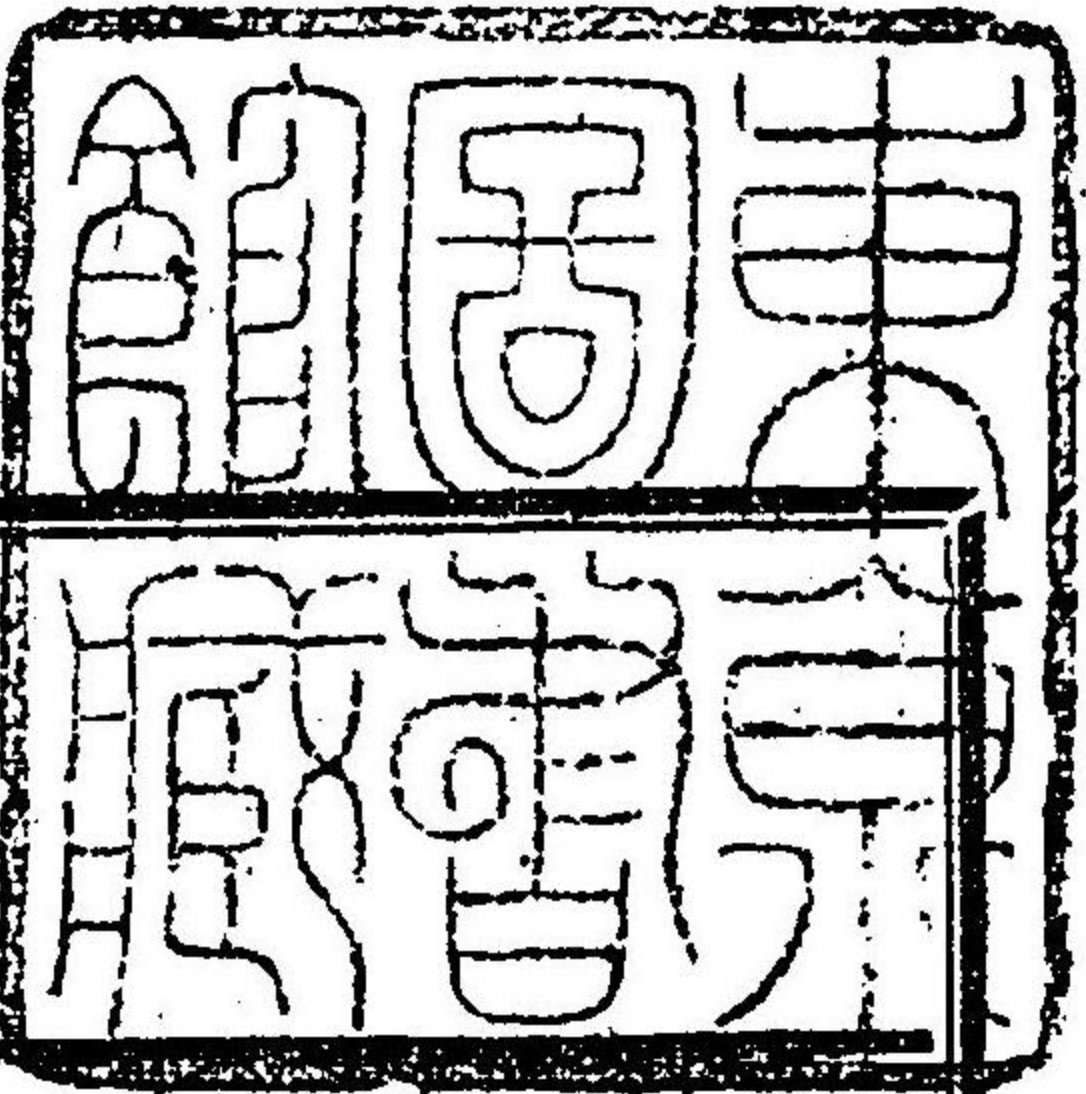
第十一本

第三十一卷

五行志第七上

五行志第七中

五行志第七下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

為慮。義氏繼天而王。師古曰。慮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

畫三八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

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

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王迺言曰。烏嚶箕子。惟天陰騭下民。

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道敫。服虔曰。嚶音涉。應劭曰。陰騭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

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嚶音質。嚶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

劉知幾曰五行義文班補子長之闕
又曰班史五行志出劉向洪範隆接天垂象見吉凶二句一志
管子通篇總只發明此意

隆按總叙九疇之數于前為大綱以後分叙五行五事為兩目

隆按以為河圖起於然著矣止總結上文漢與以下叙所以志五行之大綱

洪水汨陳其五行。

應劭曰：陸壅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陸障壅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汨陳五行也。師古曰：汨音骨。

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彝倫道斁。

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界，與也。彝，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

則殛死，禹迺嗣興。

師古曰：殛，誅也。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道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

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

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日：羞用五事。

次二日：羞用五事。

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日：農用八政。

次四日：叶用五紀。

應劭曰：叶，合也。合五行，為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

次六日：艾用三德。

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艾。

次七日：明用稽疑。

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日：念用庶徵。

次八日：念用庶徵。

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日：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

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

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

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摭仲舒別向歆。

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水

日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

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微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玼音步千反。

登車有和鸞之

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微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玼音步千反。

登車有和鸞之

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微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玼音步千反。

登車有和鸞之

雜之衡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微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

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玼音步千反。

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爲之施於銜上轡亦以金爲之田狩有二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

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

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而音彌善反妄興繇

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

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爲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是爲木不曲

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水冰劉向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

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

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

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

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據喬如之謀故見誅一日時晉執

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謂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

如之謂而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

有隲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隲陵呂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愆能官

人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愆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

四佞而放諸桎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桎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

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師古曰帥循也敬重功勳殊

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

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災宗廟燒宮

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

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章昭曰魯郭門

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

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

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時夫人

與仲舒錯至向

子秋又頗不同

隆接以上引傳
語木不曲直而
釋言之以下著
木災之事應
茅坤曰向說近
是

徐中行曰火本
光輝爲明故君
而明即爲火得
性開即爲火失
性

隆接以上引傳
語火不炎上而
釋言之以下歷
著火災之事應
又按此一御廩
災也董仲舒以
爲四國伐魯劉
向以爲夫人有
淫行劉歆以爲
棄法度亡禮之
應各爲一說此
即篇首所云向
與仲舒錯至向
子秋又頗不同

之謂後皆類此
又按桓公十四
年一節屬傳語
棄法律
又按傳內比曰
天戒若曰曰故
天災若曰曰天
災若語曰曰天
意曰此承天意
之道曰天意故
復見曰故天見
天以視公曰此
天人之明表曰
天道精微之效
曰故天災某事
以戒之曰天之
戒人豈矣此類
一應應一天字
凡曰象某事曰
某事象曰象某
事之應曰為某
事之象曰天知
某事故象先見
此類一應總應
垂象字曰此其
效曰某事之應
曰某事之罰曰
某事之形曰此
某事之所致曰
此某事為變使
之然曰故應是
而謂云曰此屬

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

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侯

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為御

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以為

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高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桓公卒五公子皆求立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

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顯立於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

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氏葬五年王使榮叔歸合且顯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為弟故云卑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勝之齊公使立以為夫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殺其女齊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

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臧

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宮不言諡恭也

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

皆其事之咎云
此類一應應見
吉凶字總之推
原所以致災異
之故不出天垂
象見吉凶二句
又按嚴公二十
年與釐公二十
年二節俱屬傳
語以妾為妻

隆按寧公十六
年以下二節俱
屬傳語棄法律
洪述曰昔人謂
師古為班氏忠
臣以其注釋舛
誤必委曲為力
故也如五行志
中其最顯者與
尚書及春秋乖
戾為甚

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葬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

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日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而去三家也。董仲舒

以為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與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日宣殺君而

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弱之孫也與樂寧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諂。

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

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舂葦。應劭曰舂葦龍也。龍

也。師古曰。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即盎也。備水器。師古曰。器。盛水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器。備火。今之長頸瓶也。畜水

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音讀曰。蓄。蓄。謂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繕。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

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儲也。正。徒。役徒也。儲。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民。使。奔。火。所。

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音竹救反。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

關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

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亡象。不可知也。章昭曰。大亂之君。天不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

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

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關

隆按三十年一節屬傳附殺太子

隆按昭公六年二節屬傳語案法律

宋五年則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惡臧。

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伊貝謂：太子云：與楚客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

火而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賊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

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

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

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

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

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

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

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

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

隆按九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劉放曰昭公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膠乎劉知幾曰昭公九年陳火董仲舒以為云云按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陳田之請取愧叔時終有封國之屬見

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陳。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春秋不與蠻

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

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裨竈鄭大夫。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

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

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

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

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

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

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

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

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

武尼父壽俱稍甚其理未開按陳前後為楚滅者三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宜魯易四王嚴之下至于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顛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帷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闕哉茅坤曰：神龜以陳火而卜五年之復封五十二降而遂亡何術也漢京房翼奉以下並本此

隆按哀公十七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

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處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弟。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獻公也。單子穆公族也。皆周大夫也。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國也。召伯莊公孫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衛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師古曰。謂棄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

隆按定公二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案法律

茅坤曰孔子在陳聞魯災而即策桓釐之災所以劉向以下紛紛傳會

隆按高后元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殺太子茅坤曰風自火出家人予竊謂趙王之變他妃而王后卒以穢之呂后而殺亦風自火出家人之象也

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鼻。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水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

茅坤曰劉向之說明切

隆按文帝七年一節叙誅七國亦屬傳語殺太子

隆按景帝中五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逐功臣

隆按武帝建元六年一節叙淮南衡山諸王以謀反伏辜亦屬傳語殺太子

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惡災。師古曰罌惡。罌之屏也。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惡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

舉與同比者。

師古曰。此類也。音必麻反。

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

之惡已孰。

師古曰。孰成也。

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

重。魯君雖輕。其孰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

物。

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

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徵而後告

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

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

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

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

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

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

也。音胡。電反。

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

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

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

王維慎曰。其時可也。謂孔子生則魯已有賢聖臣矣。是以其災始見。洪邁曰。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

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
其德秀曰漢儒自仲舒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爲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對則傳會甚矣况又道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尙德不尙刑者何其自相戾耶

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又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恣。怒貌也。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皐在外者。天災外。皐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皐當重。燔簡。皐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

又曰。異日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坐死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舒之旨有以發帝之忍心歟。
隆按太初元年一節屬傳語殺太子。
宋祁曰。鑄鐵錢作錢錢。

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師古曰。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關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釐復坐祝

宋祁曰。疑作錢錢不下。
隆按。凡曰與征和二年同象曰。

禮要斬。師古曰。禮。古。詛。字。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鱸分爲十一。鱸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向象其

與惠帝四年同
應曰與趙氏同
法應之類皆省文

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
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顯權，鳳誣章以大逆，擧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日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

隆按元鳳四年一節叙霍光妻顯殺許皇后亦屬傳語以妾為妻

隆按宣帝甘露元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殺功臣

愆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燧晉灼曰冠者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

隆按成帝建始元年一節亦屬傳語案法律

隆按鴻嘉三年以下二節俱屬傳語以妄為妻

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寢盛。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

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葬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蟲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

茅坤曰桂宮鴻蒙殿災此事獨明切而傳后不悟本以誅滅悲夫

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風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榭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

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

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

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

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

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

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

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是時夫人淫於二

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

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既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

淫之患也

隆按引傳語稼穡不成而釋言之以下著稼穡之災事應
劉知幾曰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于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于代則云某書某國君此其大例也如敘火不炎上書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嚴

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按此引書失宜處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

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

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與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

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

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如此則金得

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

鑄金鐵金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師古曰澗讀與互同互疑也及為變怪是為金

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晉掌樂

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師古曰譴痛怨之言也音譴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莫信其性師古

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信不得申其性命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

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分水虎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為

劉歆曰水音澗隆按以下引傳語金不從革而釋言之以下歷著金災之事應

隆按此節屬傳語金不從革

茅坤曰昌陵之役可謂輕百姓之甚無已乎是石鳴予竊謂石土之堅者也地道不寧故石鳴而劉向以為金失其性得無迂矣乎隆按此上總與傳語相屬

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

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聲

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壘雞皆鳴。師古曰石雞也。

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

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篡死

臯。四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浸廣。明

年冬。廼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

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

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

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

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壘皆與城郭同占。城

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

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

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

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

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

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

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

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兩殺人。以隕霜。大風天

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過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

不見。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

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

隆按以上引傳語水不潤下而釋言之以下著水災之事應

宋祁曰穀當作穀

隆接桓公元年
一節屬傳語類
祭祀

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讀與舍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太宰，弒廢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鄭也。

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鄭也。

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祔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

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鄆，乘丘鄆魯地，鄆音子移反。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愨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

先是數年遭大水，校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于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為辭，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倚其失三也。令接爾虜焉，故之故字一本作知非也。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賂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章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為盛飾。簡宗廟之罰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魯宣公五年，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纓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纓且，邾公也，亦齊女所生，纓音俱。碧反，又音纓，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師古曰：創，德也。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也。明年復城鄆以疆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顯會宋

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顯與專同，專者不稟命於公。襄公二十四

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

日。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國小兵弱，數敵

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

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

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盟。大

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

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

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

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二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

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

茅坤曰：高后時水災數見，以陰氣太盛故也。

隆按：此下俱屬傳語，應祭祀。

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

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為

單于，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成邊

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兩壤鄉聚民舍

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整則毀，故

云迭毀，事在章立成傳。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刑

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

餘日，郡國十九，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

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

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茅坤曰：成帝建初後水災之極，時王太后專權而漢祚以移，劉向之所謂陰氣大逆是也。又曰：按宋仁宗時大水，遼都城歐陽公奏指太子不立亦類此。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應劭曰。睿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

艾。讀曰。艾。治也。明作慈。聰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為謀也。睿作聖。張晏曰。睿通也。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

治也。日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艾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慈時奧若。應劭曰。慈明也。師古曰。奧

讀曰。奧。熨也。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日

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借差也。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霽。恒風若。服虔曰。霽。音人

僻。霽。應劭曰。人君。穀。露。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霽。音莫。豆反。備。般。並音構。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

隆按此又總敘五事之數于前。為綱以後。又每段分叙為目。盧辯治曰。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原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乃謂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曰水火金木土。此五行之

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之變至而思出焉。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為先後也。隆按此段叙五事每一災引傳語為柱以下一應之後凡五段皆然。盧舜治曰：以視論之，土之為物，水火木金所附，故形色之著，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其于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為狂則土失其性則不能

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

禍也。師古曰：病音阿。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唯金診木。服虔曰：診害也。如淳曰：診音拂。辰之辰義亦同。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天音烏。老反。蟲豸之類謂

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孽，無足謂之多。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

之病。病病貌。言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

禎也。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

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

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

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

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

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在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

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

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

勝水故其咎微。常雨而漢儒以貌為水先于五臟相反矣。惡乎宜。

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以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

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

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

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診之。衝氣相通也。

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

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

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

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

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

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病。說以為於

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

既。與常雨相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

并。唯此一事耳。既與妖病祥眚同類。不得獨異。史記成公十六年。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說谷之事
應
劉知幾曰志云
史記成公十六
年公會諸侯于
周按成公者即
魯侯也班氏凡
說魯之某公皆
以春秋為冠何
則春秋者魯史
之號言春秋則
知公是魯公今
引史記居先成
公在下書非魯
史而公捨魯名
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此則春秋
史記雜亂難別
也

隆按凡此屬皆
貌不恭之各句
收結上文以下
則推此類言之

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

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

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

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虜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

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絕其誼

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

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

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苟與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

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

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二年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羅也

又按此後皆屬
傳語厥各狂

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羅必敗師古曰莫羅楚官名也字或作放其音同舉止高心不

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羅行遂無

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羅縊死釐公十一

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受玉惰

師古曰不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

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

比之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

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二年晉侯使卻錡乞

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子曰卻氏其

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蕞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卻子無

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二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

成肅公受脈于社不敬服虔曰脈祭社之肉也盛以盝器故謂之脈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脈讀與盝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

宜脈者即宜社之肉也。屬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脈。應劭曰。膳祭肉也。神之

大節也。師古曰。交神之神。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虜。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

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滅。苦成叔。晉大夫。邠也。晉使邠。如衛。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邠也。相

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虜。古之為享食也。以

觀威儀。省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微匪傲。萬福來

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觶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微。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微。謂微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微。幸不

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觶。音叫。微。音工。堯反。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

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孫

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干。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

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襄奔齊也。外叛。謂以威叛之。襄

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

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虜。師古曰。言不免於虜。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

門而敖。師古曰。日。謂往日。始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

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為己心。將得死虜。君

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

世子般所殺。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師古曰。稠。襄公之子。齊歸

所生。稠音直留反。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

度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

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衽。衣前曰衽。言遊戲無已也。是為昭公立

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

楚，故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雖獲見之，言語視瞻非其常也。

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

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

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

夫，羊舌肸也。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設表以為位。衣有綯帶

有結。師古曰：綯，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綯音工外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

序也。視不過結綯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言以命之，容貌以

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

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師古曰：貌，正曰。從，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二月，葬蔡平公。蔡

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

師古曰：昭子，叔孫姑。昭子歎曰：蔡其亡，虜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

位，民之攸暨。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暨，息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特以安息也。解讀曰：解，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

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

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衛

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侯，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大事奸

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虜。是行也，魏獻子

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大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贊。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端水賜也。贛音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虜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虜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

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體，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高仰，驕

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廢惰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虜。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

隆按此下屬傳語厥罰恒雨

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

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

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

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

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

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

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

菱字也草根曰菱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

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

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發桓公已求為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

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

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

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

既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

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二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

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卑落氏。公衣之

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為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

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壹其色。用其衷。則

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德。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闕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衣以

彤服。達其躬也。師古曰彤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

以闕之。彤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彤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酉。是謂之寒。玦

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

大夫也。時為下軍。卿軍之常服則章弁。弗獲而彤。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彤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時為下軍。卿也。有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則有服妖

劉奉世曰欲表其事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劉知幾曰本志
敘漢以前事多
略其書名至如
服妖章初云晉
獻公使太子帥
師續云鄭子臧
好為聚鵠之冠
此王事之上每
加左氏為首則
失之繁矣

心害太子。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

鵠冠。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鵠，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鵠則知之。

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

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劉向以為近服妖

者。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

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

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

注冠。師古曰：仄，古側字，謂之側。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

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

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慢不敬。師古曰：騶，底御也。宰，

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

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

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

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

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

者耳。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

辜死，不得置後。又犬獸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

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

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

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

加三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

迴避而在天。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壑，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

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

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

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

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

劉知幾曰成帝
于鴻嘉永始之
載好為微行置
私田于民間谷
永諫曰諸侯夢
得田為失國而
況王者畜私田
財物為庶人之
事乎已下弗云
成帝悛與不悛
谷永言効與不
効諫詞雖具諸
事闕如此
茅坤曰谷永諫
甚伉直然當勒
之永本傳而何
以誤于此

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鳥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

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勉猶龜龜、言不

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

數年矣。昔號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

公使祝應宗區史器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器曰。號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

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魏。魏公魏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左氏

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以為近

雞既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

于北山。將因兵眾殺適子之黨。師古曰、嫡子王子猛及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

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子也。劉子遂攻賓起殺之。事並在昭

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楚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殺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

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轡中。雌

雞化為雄。孟康曰、輅輅麻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輅丞。輅輅路同。給音等。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

元氏借位之萌也。

茅坤曰。子按元成問雌雞數化為雄。其母后專政司晨之象乎。

元氏借位之萌也。

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圖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

為雄。師古曰、初尙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

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為己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

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

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

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誓

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

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絲是論之。黃龍初元。永

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

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為元帝。王妃將

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

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

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

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雌雞有角。明視作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廼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眾在位。師古曰。言虛偽無實之人。矯惑於眾。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顯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己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鼯。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甌也。不敬而構露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

隆按此下屬傳語時有下體生上之病

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顯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厄。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至三十一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十二月。廼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師古曰。溴梁。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盭。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性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辜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謹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

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虎以鄆離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離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

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驪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

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

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

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豕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本亭名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

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

隆按上云近青祥此云近黃祥亦屬傳語時有青黃青祥

許應元曰爲焚巢殺子之異詳在下卷羽蟲之孽類

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日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損私爵祿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主師古曰

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廼作主間有一閏故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

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

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

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

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

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

師古曰禘合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

祭於大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二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

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沱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

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

門名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

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諱。

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諱也音布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

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

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嬌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

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齶。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

盧辯治曰以言論之師之于人氣之所從出也方其有氣而未變則無以接物

祥。惟木沱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

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蟬也即蚋螻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踴沓如蜩蟬之鳴湯之沸消羹之將就也蜩音

調。螗音唐。蟬音偃。蚋音。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

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故其

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

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爾也音其廉反爾音女涉反則怨

謗之氣發於詞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

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齶。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

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沱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

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

而物亦莫之喻氣至旋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言之能貽父如賜之能歸出而物莫之違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姓故其休徵時賜父之反為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陽而漢儒以言為金庶不悖洛書云

隆按以上引傳
語不從之咎
而釋言之以下
歷著言咎之事
應

劉知幾曰其志
叙言之不從也
先稱史記周單
襄公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曰晉將有亂又

史記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驪卻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卻錡駒伯也卻驪苦成叔也卻至昭子即溫

季也國佐齊大夫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二卻其當之辱夫卻氏晉之

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溫季也犯侵

也迂夸驕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辱

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

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穆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來侵已

當戰時而生故取仇恐之義以名子其弟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千晦亦地名意取

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師古

曰先制義理然後立名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師古曰政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

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

名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光亂矣兄其替序及仇嗣立是

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

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

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宣公六年鄭公

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德而

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弗過二二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

過三歲必滅亡也問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問一歲者中間隔一歲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

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

也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敝專則人實敝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

奔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

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弼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澠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

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弼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澠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

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弼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澠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

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弼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澠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

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弼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澠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

民主。師古曰、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序。師古曰、韓子韓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

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孝伯曰、民生幾何誰

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

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

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

者。其趙孟之謂序。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為晉正卿以主

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

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是歲秦景公弟后

子奔晉。師古曰、后子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序。對曰、

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

不數世淫。弗能敝也。趙孟曰、天序對曰、有焉。趙孟曰、

其幾何。師古曰、言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

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蔭影也、趙孟自以三年暮朝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

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食也、與、幾冬趙孟卒。

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

設服離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魯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

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序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

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序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

則楚國有難。子亦有憂也。

隆按此以上泛
言言不從之答
其事應如此云
隆按昭公元年
一節屬傳語厥
極憂

犁也。固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師古曰：招終州犁亦為國所殺，故言可閱。

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事成而樂也。招音韶。

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愛不及己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矣，能無至乎？師古曰：兆，憂謂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諡穆也。既除喪而

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

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實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

亡分乎？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而亦汝。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

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

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

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乎。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二年

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要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

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也。王雖弗遂，燕樂已

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憇，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憇，音魚，觀反。子贛曰：君其

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

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

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

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

隆按此後屬傳語厥嗣恆陽

劉知幾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

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實用之器也

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

亡分乎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而亦汝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乎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要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憇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憇音魚觀反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云云按其後七年王室亂終如羊舌所說此即其劫也而班氏何不言之

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玆謂廣。李奇曰：廣音曠。

章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蔽，玆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玆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

府，玆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玆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旱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

聘。有炕陽動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即三卿選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晉侯使來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奔。師古曰：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夷及防茲也。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諡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二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劉知幾曰：按大蒐，比蒲昭之十一年也。去雩非一載矣，以國家常事而坐延，災告此則牽引相會者也。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二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茅地。

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婼音丑略反。是春，廼歸之。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

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氏之難，閔、季氏介其難。又季

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

父公鳥之妻季嬖與雍人擅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

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定公十

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鄭。

師古曰：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

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

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

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

奔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

莒。師于鄆，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

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僖公。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

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以命圭為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衛邑，在頓丘南縣西。公子遂

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為婚於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曰：謂季孫

行父。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

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秦人歸祿。師古曰：謂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襚也。衣服曰襚。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奔。師古曰：邾

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乞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郟。師古曰：諸，郟二邑名也。諸，即琅邪諸

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日，不雨而五穀皆

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

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

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

劉知幾曰：按城中城圍鄭定之六年也。其役去雩非一載此亦牽引相會者也。

劉知幾曰：按周之東遷日以微

弱故鄭取溫陵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晉降周使臣避以駭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

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

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

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

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

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

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

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又二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

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

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驍將軍。

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二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

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二年夏。大旱。先是貳師

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

三萬騎出酒泉。因軒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

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

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

始二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

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賊

擊匈奴。是為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

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

杓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謠。杓服。黑衣。振振。杓服之貌也。杓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只。八反。鶉之賁賁。天

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賁音奔。焯音吐。敦反。又音敦。是時虢為小國。介夏

陽之阮。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

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謠對曰。克

之。十月朔。丙子。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

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隆按此後屬傳語時則有詩妖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

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一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

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

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

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鵡之鵠之公出辱之師古曰鸚鵡音

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踈踈公在乾侯臣瓌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

踈踈踈行貌也徵褻與禡師古曰徵求也褻褻也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

踈音踈乾音干 徵褻與禡言公出外求褻褻之服 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

搖不安 禍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禍甫宋甫

於下坐致君 鸚鵡鸚鵡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 至昭公時有鸚鵡

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

公名禍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

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

流象春秋時先有鸚鵡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

茅坤曰以予觀于鸚鵡之謠蓋在文成之時也已而昭公卒如其謠之所云一則居于外野再則次于乾侯而禍父之云復應其子之為定公詩妖之兆神矣哉

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

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

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

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

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

鏤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鏤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鏤讀與琅同 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

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

矢者也成帝時詞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

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

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

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

蓋牝獸之淫者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

茅坤曰燕尾之謠不失尺寸

隆按此後屬傳學語時有介蟲之

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殺死叔牙鳩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董仲舒指略

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糜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厥咎國多

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獠狗師古曰獠狂也音征例反獠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師古曰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會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廼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犇亡也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曰被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櫛

高后掖師古曰掖謂拘持之也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推謂敲擊去其精也推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別名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

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狄是也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閔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城陽

恭王喜是為三王兄弟並疆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太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

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

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

鄭無萌于解靈卻至齊豕而家滅華元豕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茅坤曰蒼狗之機高后掖即魏其灌夫之守田盼龜錯之崇袁盎天道好還非妖也

隆按此後屬傳語時則有犬獸云宋人逐獠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佗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佗弟辰以將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按左氏所載斯流實繁如季氏之逆也由鬪雞而傳介術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鳩

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

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

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

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玆

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

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

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鴻嘉中，狗與彘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

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

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

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

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奔楚而死。

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

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

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師古曰：鑄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鑄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因言今年祖龍死。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與周子鼂相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

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

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

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

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來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

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

白鳥數千集其旁。眚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

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今易崩字作朋字。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

曰：顛，聖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

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於澤。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

年八月，天雨白鼈。師古曰：凡言鼈者，毛之強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

劉知幾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漢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遼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緘陳何歟。

漢書卷二十一 五行志中 二十一

隆按此後屬傳語惟木沴金劉知幾曰史記周威烈王云云按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宜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王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非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王之本願而作者實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

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報王奔秦。獻其邑。此為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成帝元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為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上終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奧。厥極疾。師古曰。與讀曰煥。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蠃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音郎果反。時則有羊甌。時則有目痲。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師古曰。大雅。傷之。時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親愛之。同類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絲

盧辯治曰。以視論之物之能視者。何待于日月。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于東方。然後視者能明。木位于東。而目之所待。見也。故視生于木。木得其性。故其休徵常煥。哲之反。為燿。燿則木失其性。不夫其性。故其咎徵常燿。而煥儒以視為火。其見錯矣。

臣下則殺不以時。

師古曰：緣言誅罰由於臣下。

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

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

為草妖失秉之明者也。

師古曰：謂失所執之權也。

溫與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

螽之類。

師古曰：螟食苗心。螽食苗葉。之蟲也。螟音冥。螽音徒。得反。

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

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為離。

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陰在內。故云剛。

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蹢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

故有羊蹢。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

故有目痲。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

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火氣。致疾病也。能順火氣則既更為福。

劉歆

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以為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

蟲既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與劉向以

為春秋亡冰也。小與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

祿不遂行。玆謂欺。厥咎與。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玆謂亂。與

而生蟲。知罪不誅。玆謂舒。其與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

誅。玆謂亡徵。其咎當寒。而與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

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

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二年與鄭師伐宋。戰于宋。十三年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也。再敗者謂鄭之戰。穀梁傳曰：以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據左氏傳公羊穀梁亦曰：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

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突篡兄而

立公與相親。

師古曰：突鄭莊公子。即厲公也。兄謂太子忽。即昭公也。莊公既卒。突因宋莊公之寵而得立。遂使昭公奔衛。故云篡兄也。公與相親者謂十五年突為祭仲所逐。奔蔡。遂居櫟。而昭公入。公再與諸侯代鄭。謀納厲公。

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

師古曰：言桓篡立與突志同。故云長養同類。

董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師古曰：夫人姜氏。通壬齊侯。故云不正。

成公元年

二月無冰。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

作丘甲。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舒緩也。襄公二十八

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二軍。有侵陵用武之意。

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專其權。非公本意。此說非也。侵陵用武者謂入郟取郟也。節音詩。

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二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

也。

劉敞曰：劉向自用穀梁說耳。願以左氏請之非也。

南鄭十六年二月。齊侯伐我北鄙。我北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飢饉。百姓怨望也。

隆接以上引傳語視之不明而釋言之以下歷著視谷之事應

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師古曰。有從楚心。謂二十八八年。公朝于楚。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

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弑君。外成宋亂。與

鄭易邑。背畔周室。師古曰。隱攝公位。又桓之兄。故云殺兄弑君也。成宋亂者。謂宋華

于稷而平其亂也。與鄭易邑。謂以太山之田。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而以與鄭。明魯之不朝於王。故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

國。師古曰。謂成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鄆。六年七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九年。嬰齊帥師伐莒。十五年。楚子代鄭。十六年。楚子與晉侯鄭伯戰于鄆。十八年。楚子伐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遼也。召伯毛伯皆周大夫也。今春秋

其說。召伯。師古曰。實我戎別種也。公羊傳成元年。王師。讀曰。邵。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取積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貿音莫。疾反。天

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師古曰。謂襄十六年。會于泲梁。諸侯之大

夫盟晉。類此。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

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與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

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大幕。師古曰。祁連山名也。幕。沙磧也。直度曰絕。窮追單于。

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閱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

茅坤曰。覽于周。秦而人之明。劉知幾曰。其釋。厥谷舒厥罰恒。與以爲其政。慢失在符。故。翻之以。冬。而。亡水。尋其。解。春。秋之。無。水。也。皆。

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敢。誅。罰。云。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封。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云。云。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憐。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勘。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邪。隆。按。以。上。俱。屬。傳。語。厥。舒。舒。厥。罰。恒。煥。又。按。此。下。俱。屬。傳。語。時。則。有。草。妖。

劉知幾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饑。鼠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

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

師古曰。商書。咸父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仲也。時爲卿。專執國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

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向以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顯權。師古曰。公子遂。莊公之子。即東門襄仲也。時爲卿。專執國政也。三桓始世官。師古曰。謂父子相繼爲卿也。天戒若日。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畧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師古曰。商書。咸父之序也。其書亡。伊陟。伊尹子也。太戊。太甲。孫也。亳。殷所都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謂手合爲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

二孫本所不預
况昭子以納君
不遂發憤而卒
論其義烈道貫
幽明定為忠臣
猶且無愧何乃
編諸逆黨耶
洪邁曰漢藝文
志自云桑穀共
生太戊以與鳴
雉登鼎武丁為
宗乃是本書所
言豈不可為明
證而翻以伏生
為謬何也

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虛也謂三年處於虛中不言據今尙書及諸傳記太戊卒于仲丁立卒弟何豈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為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既獲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

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為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序也蜚古飛字雊音工豆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己殷賢臣假大也言先代大道之王能正其事而災異銷也劉向以為雉鳴者雉也以赤色為主於易離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為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日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耳不耳行故云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得傅說賢相乃以所夢之像使求之得於傅巖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日國名夏

大也中國大於戎狄故曰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

共御五福廼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音恭己以禦災也一說御治也恭治其事也一日

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為周

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

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日冬當殺反生

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

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

一日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

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

謂故言相室相室者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為庶徵皆以蟲為孽思

心羸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

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畦孟以為木陰

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父也。故下云高祖考。幸讀曰。梓。梓暴也。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臣瓚曰。舊制二十或十家五家。共為田社。是私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屬山陽郡。茅鄉。橐縣之鄉也。橐音拓。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檮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檮。樹似檮。檮音丑余反。檮音丑倫反。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

隆按此下俱屬傳語則有麻蟲之孽而時則有赤告赤祥亦並應之云

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顛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偃也。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屬。連也。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顛。謂專寵。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糝結。大如彈丸。師古曰。糝。繞也。音居糾反。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師古曰。此蜚。謂負蟻也。其為蟲。臭。蟻短。蟻。即今所謂水弩也。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蜚。蜚音翳。蜚音域。蜚亦作蜚。其音同耳。鸚鵡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鸚鵡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鸚鵡。中國皆有。依周官而言。但不踰濟水耳。左氏以為魯所常無。故異而書之。而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啻穴處也。書巢者。

著其居止字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旱之

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

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

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

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

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

孫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

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

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

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中

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

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占

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鬪

劉奉世曰。死于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茅坤曰。白黑烏鬪。子謂白主金。黑主水。金水相犯。陸接分叙楚燕之咎。于此又合。而並論之以著其應云。

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

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

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鬪。昭帝時。有鵲鵲。或曰禿鶯。

師古曰。鵲鵲。即汗澤也。一名洵河。腹下。胡大如。數升。靈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鶯。亦水鳥也。鵲音大。奚反。鵲音胡。鶯音秋。集昌邑王殿下

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

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仄注冠。又以冠。奴也。故青祥見也。野鳥入

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

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辟君也。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獻

焚其巢。師古曰。獻。鳥也。音綠。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獻鵲聲。往視見。巢難盡

墮地中。師古曰。難。古然字。有三獻。獻燒死。師古曰。鳥子新生而哺者曰。發。音口豆反。樹大四圍。巢去地

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獻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

天戒若曰。勿近貪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

茅坤曰。河平元年。獻焚其巢。而年獻焚其巢。而獻焚其巢。引易之鳥焚其巢。先咲後號咷。其証之甚屬明切。已而飛燕卒以殺其后宮曹偉之子。而飛燕被誅。成帝卒以無嗣。悲夫。

茅坤曰按成帝時雉集于大行習禮之庭又集于太常宗正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已而又集未央宮子竊以是時王太后稱制之始已而五侯以次擅權禮所謂臣務君無禮之大者也故集于博士習禮之庭又集太常宗正大常禮官宗正主宗室者也所以明禮與宗之將變亂也又集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未王氏之世大司

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偉能宮人姓名也偉能一名宮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

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日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

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

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不記姓也。流俗書本。寵上輒加孫字。非也。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

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月云雉雉雞乳也。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眾睚睚。

師古曰睚睚仰目視貌也。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

使中常侍鼂閔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放此雉。故欲為變異者。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

佞譎之計。師古曰譎古詔字。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

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驕泆醜

惡。流布聞於遠方也。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見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

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即太后也。言帝不

自修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

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日生非

馬及車騎將軍也。又集未央宮殿也。所以示王氏之篡漢也。王音之言雖悲然亦謂之自坐于焚隸之上而不知者悲夫。

隆按史記魯定公一節屬傳語時則有羊厥茅坤曰羊陰類而躁者也自土

劉知幾曰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云云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

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

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

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

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

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

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

戾讒太子座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弱奔魯華臣奔陳

華合比奔衛。師古曰據今春秋合比奔在殺太子

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

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為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

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

周昌。師古曰惠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惠帝崩呂后欲廢陵遷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高

及不當立之王。孟康曰呂氏三王也退王陵趙堯

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

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

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哀帝建平四年

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

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

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

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

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

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

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

盧辯治曰以聽論之耳納聽于內者也目施明于外者也明施于外則為煥聰

故其休徵時寒謀則水得其性聽聰之至則謀

疎之反為急急則水失其性故其谷微常雨而漢儒以聽為水此僅得之

隆按以上引傳語聽不聽之谷而釋言之以下歷著聽谷之事應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則龜多出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痲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與煖而已故藉秦以為驗。師古曰藉假借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糾反嫪姓也毒名也許慎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緩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狗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

隆按誅過深處疑有關文

輿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與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道之人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聳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妬謂夫也天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兩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陰氣漸脅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

向以為昭取於吳而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右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為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

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母之心生讀曰娶

董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

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道死師古曰遷於蜀未至而死於雍故曰道死

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

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

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

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

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

與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王期及邊通皆守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

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

占繙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

大雪深五尺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

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博要斬光房棄市御史大夫

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寃博辭語增加

家屬徙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

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以是日疾風自

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宜齊戒辟寢以深自

責師古曰齊讀曰齋齋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閉閉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常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

且令眾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

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

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雖欲捐其身不復顧慮極陳計策關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

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

年十月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

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

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

師古曰坤下巽上也

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

牙坤曰是時武帝外騎兵四夷而內則以國多盜賊遣直指使者持繡斧督捕盜賊而淮南巫蠱之獄坐死者前後十餘萬人安得不嚴冰以示戒

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

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其後

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赦重殺穀。

師古曰以其事為重不比

於殺也。一日赦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赦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赦

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赦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赦

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

遣五將軍三十萬眾伏馬邑下。

師古曰謂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

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始征伐四夷師

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安誅茲謂亡法厥

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

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

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

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相應成帝即位顯坐作

洪邁曰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

電劉向以為信

權自恣僖公不

寤後二年殺子

赤立宣公又載

文公十六年蛇

自泉宮出劉向

以為其後公子

遂殺二子而立

宣公此是文公

末年事而劉向

既書之又誤以

為億顏無所辨

劉知幾曰按斯

志之記異也昔

列元封年號不

詳漢代何君次

言地節河平具

述宣成二帝武

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暖而湯

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

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師古曰霰雨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

泉則為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而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

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

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亦文公太子即惡也左

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

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温也伏陰反寒也昭公三

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遂昭

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

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其十月大司

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行志中下

語厥咎急厥罰
恒寒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鼓妖

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

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

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軫即

原。遂要峭阨。師古曰：即今之二峭山也。以敗秦師。匹馬解輪無反者。服虔曰：解音奇，偶

也。言盡虜獲之。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

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師古曰：舊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為秦

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十

年，秦伯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伯伐晉，取羈馬，禍流謂自襄公至厲公，凡五君，與秦搆難

也。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

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

詔也。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

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

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

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師古曰：期

也。蒙猶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

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八月博立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滅

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史記秦

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

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

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日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秦始皇八年

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

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謀反作

留上黨縣也。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

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

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隆接以下屬傳
語時則有魚孽

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羣鬪。是歲四將軍衆十萬征南越。

師古曰

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皇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開九郡

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也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

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

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

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踈桓公五年秋螽師古曰螽即阜螽即今之

蝻也螽音終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

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師古曰二國宋

鄭也宋以鄆鼎賂公鄭以泰山之田易許田也興役起城師古曰謂五年夏城祝丘也諸螽畧皆從董仲舒說云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蟻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

之孽師古曰蜚音扶味反蟻音頌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皆也非中國所有南越

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蟲臭惡師古曰蜚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蟲未詳向所說是時

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

隆按以下屬傳
詒時則有黑告
黑祥

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

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董仲舒指略同釐公

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僖十三年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是歲復以兵車爲牡會丘使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文公三年秋雨螽

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殺其大夫不書名以其無罪有

暴虐賦斂之應師古曰謂宋昭公也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螽之多董仲

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之大夫也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

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

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部師古曰須朐邾邑邾魯邑也胸音矩其反邾音吾宣公六年八月螽

劉向以爲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向莒邑也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謂四年秋及

五年春公如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歸父東門襄仲子也字子家父謂

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

先是。襄興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齊太子光救陳也。滕子邾子小邾子皆

來朝。師古曰。六年。滕子來朝。七年。邾子小邾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夏。費魯邑也。音秘。哀公十二年十二月。

螽。是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重效也。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

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

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

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

五年冬。蝻生。師古曰。爾雅曰。蝻。蝻。蝻。說者以為螽。之類。蝻音蒲。北反。又音服。蝻音徒。高反。劉歆以為蝻。蝻之有

翼者。孟康曰。蝻。音蚍。蝻。音蚍。蝻。音蚍。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蝻。蝻始生也。一

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

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蝻生。屬羸

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杖官

士屯代高柳。師古曰。魏不害。武帝元光五年秋。螟。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

眾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

驍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也。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

及西南夷。師古曰。越。義。侯。遣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征。西南夷。平。之。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為。九。郡。定。西南

郡。凡十。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

開三郡。師古曰。武。紀。云。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是。四。郡。也。而。此。云。三。蓋。傳。寫。志。者。誤。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

蜚至敦煌。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

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

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曰。嚴

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丘。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射之。豕人立而嘯。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先

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威公。又殺彭生。以謝

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無

知。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

知。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也。於。襄。公。從。父。昆。弟。先。君。即。僖。公。

陸按以下屬傳語時則有承禍

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稱管至父久戍葵丘也。襄匿其戶間。足見

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

燕王宮永巷中豕出。闕都竈。師古曰：國者豕豕之牢也。都竈，燕炊之大竈也。闕音胡頓反。銜其脯六

七枚置殿前。晉灼曰：脯，古文釜字。劉向以為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

將軍謀為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竈。陳

脯於庭。脯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

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

水鬪。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

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寶澤。師古曰：長民為民之長也。崇也。墮音火規反。今吾執政。母乃有所辟。而滑天二川之神。師古曰：滑

至于爭明。臣瓚曰：明水道也。師古曰：明謂神靈。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師古曰：言

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師古曰：穀洛皆大水。故為四瀆之次。為卿大夫將分

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僭括僭

孫也。篡殺之謀。謂除喪服。將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師古曰：匡正也。懼以承戒。

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旗。聞僭括之言。恐必為害。請殺之王不聽也。簡嫚大異。謂不愛

穀。任其私心。塞塹擁下。師古曰：埤卑也。音婢。以逆水執。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

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

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

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師古曰：五大夫謂劉子單子尹氏召伯毛伯也。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

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厥異水鬪。史記

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二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

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為政。以棄灰於道。必圻

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

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二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師古曰：謂夏都安邑。即河東也。殷都

隆按以下屬傳語。惟火沴水。

朝歌即河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涵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七中下終

